



全 译 本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Captain Grant*

【法】儒勒·凡尔纳◎著 邹斌◎译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 苏格兰民族精神的最佳诠释

我们砍断了章鱼的七根触须，仅剩的一根缠着那个船员在空中挥舞。正当尼摩船长和他的大副将要砍断第八根触须的时候，它竟然朝他们喷出一股黑色的液体，随即我们的面前一片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了。等这团黑雾气散尽的时候，章鱼缠着我们的同伴不见了！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Captain Grant*

【法】儒勒·凡尔纳◎著  
邹斌◎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 邹斌译 .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2015.1

( 永远的经典 )

ISBN 978-7-5008-6058-7

I . ①格… II . ①儒… ②邹…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8781 号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刘冠华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 010 ) 62350006 ( 总编室 ) ( 010 ) 62005039 ( 营销出版部 )  
( 010 ) 82075934 ( 社科文艺分社 )

发行热线 ( 010 ) 62005049 ( 010 ) 62005042 ( 传真 )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3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1. 藏在酒瓶里的秘密 ..... 1
2. 哥利纳帆夫人 ..... 12

## 第二章

3. 不速之客 ..... 22
4. 雅克·巴加内尔 ..... 31
5. 小罗伯尔 ..... 41
6. 行动前的争论 ..... 48

## 第三章

7. 阿罗加尼亚国 ..... 55
8. 穿越安达斯山脉 ..... 60
9. 印第安人的“王宫” ..... 65

## 第四章

- 10. 失踪的孩子 ..... 73
- 11. 学错了西班牙语 ..... 78
- 12. 线索 ..... 84
- 13. “潘帕”区 ..... 92
- 14. 干涸的盐湖 ..... 100

## 第五章

- 15. 夜遇狼群 ..... 109
- 16. 走向坦狄尔 ..... 117
- 17. 独立堡的司令官 ..... 123
- 18. 可怕的洪水泛滥 ..... 129

## 第六章

- 19. 栖身之地 ..... 137
- 20. 离别 ..... 150
- 21. 相聚后的争议 ..... 163
- 22. 重踏征途 ..... 170

## 第七章

- 23. 探求失踪范围 ..... 184
- 24. 驶出灾难角 ..... 197
- 25.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 203

26. 向澳大利亚进发 .....	211
-------------------	-----

## 第八章

27. 一片神奇的大地 .....	222
28. 火车开进墨累河原野 .....	233
29. 黄金之乡 .....	246
30. 澳大利亚土人 .....	258

## 第九章

31. 两位青年“坐地人” .....	267
32. 旅行队中的内奸 .....	281
33. 面具后的真实面目 .....	288
34. 强渡斯诺威河 .....	303

## 第十章

35. “不列颠尼亚号”的谜团 .....	310
36. 吃人的海岸 .....	315
37. 倒霉的“麦加利号” .....	323
38. 第一计划失败 .....	329

## 第十一章

- 39. 成为殖民地后的新西兰 ..... 337
- 40. 到达隈卡陀 ..... 347
- 41. 落入“啃骨魔”之手 ..... 352
- 42. 毛利人部落 ..... 359

## 第十二章

- 43. 酋长的葬礼 ..... 367
- 44. 越狱成功 ..... 373
- 45. 得以安生的墓穴 ..... 380
- 46. “制造”一次火山爆发 ..... 389
- 47. 前有狼,后有虎 ..... 396

## 第十三章

- 48. “邓肯号”又出现了 ..... 404
- 49. 审讯流犯艾尔通 ..... 410
- 50. 艾尔通的交换条件 ..... 415
- 51. 玛丽亚泰勒萨岛 ..... 423
- 52. 相聚在小岛 ..... 431
- 53. 完美结局 ..... 439

# 第一章

## 1. 藏在酒瓶里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强劲的东北风呼啸着，一艘豪华游船正迎着风全速前进。一面英国国旗悬挂在船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十分威风。在船的主桅上有一面蓝旗，那是船主的旗帜。旗上用金线绣着两个鲜艳夺目的字母——E. G.，正是船主名字的缩写。而在那两个字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标记——公爵冕冠的家族标记。“邓肯号”是游船的名字，而它的主人是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是英国上议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而且还是驰名英国的大英皇家泰晤士河游轮协会最著名的会员之一。那时候，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年轻的夫人以及他的一位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邓肯号”上。“邓肯号”是一条刚刚造好的新船，正在进行它的第一次航行。它已驶到了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现在正准备返回格拉斯哥。游船在海上慢慢航行，当船驶近阿兰岛海面时，一个水手从瞭望台上走下来，向船长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正尾随于船后的水波之中。紧接着，船长立刻派人把这一情况向哥利纳帆爵士报告。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的楼顶上，看了一会儿，转身询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说真格的，爵士先生！我想那是一条巨大的鲨鱼。”船长回答说。

“这片海域也会有鲨鱼出现吗？”爵士听完后感到很纳闷。

“是的，爵士先生，”船长接着说，“这里有一种鲨鱼，它的外形非常奇特，它的头像是天秤，其实这种鲨鱼可以出没于任何温度的海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就是一条这样的鲨鱼！我们已经掌握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捕捉方法，如果阁下恩准，尊夫人也想欣赏一下独特的捕鱼方法，我们立刻就能得知它是何物了。”



“麦克那布斯，您意下如何，想不想看一下啊？”哥利纳帆爵士扭头问道。

“好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少校有点兴奋地回答道。

船长见爵士答应了，于是接着说：“那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可怕的有害的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那么，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情境，又是一件有益于人们的好事。”

“那就开始吧。”爵士回答道。爵士随后派人去请夫人。海伦夫人对此也颇感兴趣，便兴冲冲跑了上来。

天气爽朗，万里无云，海上风平浪静，海水清澈。大家清楚地看到那条大鲨鱼在海面上游来游去，独自戏水玩耍。只见它忽而潜入水下，忽而又跃出水面，动作既矫健又勇猛，始终紧紧地跟在游船后面。船长沉着地下达命令，几个水手把一条粗粗的绳子从右舷抛入海里，绳头上系着一只大钩子，上面挂着一大块腊肉。虽然隔着四五十米，但是鲨鱼的嗅觉非常灵敏，很快被腊肉的香味吸引了过来，只见它如离弦之箭一般，瞬间便到了游船旁边。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拍打着波浪，尾鳍则在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那块腊肉游去。它那两只凸出的大眼睛欲火直冒，直勾勾地盯着那块腊肉，仿佛美食已经到口的样子。当它翻转身子时，只见它那张大嘴大张开来，四排锋利的牙齿显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的脑袋又宽又大，如同一把安在长柄上的双面斧头。船长说得没错，这条鲨鱼果然就是鲨鱼中最馋的那种，英国人称它为“天秤鱼”。这种鱼在法国普罗旺斯省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人们喜欢把它称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和水手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大鲨鱼，只见它猛地冲到钩子旁，突然一个跃起，身子一滚，把腊肉吞进了嘴里，同时也吞下了鱼钩，粗绳被拉直了。水手们快速转动着粗绳另一端的轱辘，非常吃力地把那庞然大物钓离了海面。鲨鱼发现自己已脱离水面，挣扎得非常凶猛，蹦跳不止。水手们见状，马上又拿了一根绳子，在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部，然后拉紧让它动弹不得。随即，鲨鱼被很快地吊上船来，摔在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小心翼翼地走近它，狠命一斧头，砍断了它那可怕的尾巴。

捕捉巨鲨的表演宣告结束。那庞然大物再没有了威风，也不会

让人感到害怕了；水手们的报仇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却尚未得到满足。按照惯例，鲨鱼被捕杀之后，水手们都要将之开膛破肚，在它的肚子里寻觅一番，因为鲨鱼什么都吃，水手们希望能够从其肚腹之中得到意外的收获，再说，这种希望并不会总是落空的。

海伦夫人不愿意观赏这种腥臭的“搜索”，就自己一个人回舱房去了。躺在甲板上的鲨鱼苟延残喘着；它身长约有三米，体重有六百多斤。这在鲨鱼中并不是最大的，但它却是最残忍的鲨鱼之一。

不一会儿，那条鲨鱼被水手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倒是被吞进了肚里，却不见它肚里有什么东西。很明显，那家伙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水手们大失所望，个个没精打采，正要把残骸抛入海中时，水手长的注意力却被一件东西给吸引住了，因为他突然发现鲨鱼的肚腹中有一样粗糙的东西。“嗨！那是什么？”水手长叫喊道。

“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可能是为了平衡身体吧。”一个水手回答说。“胡说八道！”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炸弹，有人把它扔到它的肚子里了，它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在瞎猜什么呀，”大副汤姆·奥斯丁反驳说，“这家伙是个酒鬼，没看见吗？它喝光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什么，”爵士叫了起来，“有东西在鲨鱼肚子里？”

“是一个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这瓶子明显不是从酒窖里取出来的。”

“奥斯丁，”爵士又说，“你把瓶子取出来，要小心点儿，这种瓶子里经常装有重要的信函。”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少校说道。

“至少我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其实，我对你的看法也并非不赞同，”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真有什么秘密呢。”“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哥利纳帆爵士说完又连忙问道，“怎么样，奥斯丁？”“喏，看！”大副回答，指着他没少费周折才从鲨鱼肚子里掏出来的那个一团糟的东西。“好极了，”哥利纳帆说，“吩咐人先把它洗干净，然后送到舰楼来。”

奥斯丁应声而去，将那个瓶子清洗之后，送到方形厅，放到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

的好奇心更重，所以海伦夫人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任何小事都会被看做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好长时间，大家默默不语地坐着，都在眼巴巴地看着那个玻璃瓶子，心想：这玩意儿里面究竟装的是个什么东西？装的是一条船只出事的情报，还是一个航海者因寂寞难耐而胡乱写的一封无关紧要的信？

爵士亲自动手检查那个瓶子，想弄个水落石出。他非常小心，仿佛一位在寻找重要案件线索的英国检察官，正在专心致志地检查着一件重要的证物。爵士这样仔细是对的，因为在貌似平凡的东西上，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爵士先从瓶子的外部检查起。这个细脖子酒瓶看起来非常结实。瓶口玻璃很厚，还缠着几圈已经生锈的铁丝，仔细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阿依或埃佩尔奈的卖酒商人往往拿这种瓶子敲击板凳腿，就算是把板凳腿敲断了，可酒瓶却仍然完好无损。现在的这只瓶子不知道在海上漂了多久，经受了多少次撞击，却仍没有破裂，完整无损，可见其结实程度。

“这是克里格酒厂的酒瓶。”少校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亲爱的少校，”海伦夫人答道，“如果不知它从何处而来，光知道它的出处，有什么用呢？”

“亲爱的海伦，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了，”爵士回答道，“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漂过来的。您看瓶子外面这层近似于矿石的固化物质，那是因为长期在海里泡着，受到腐蚀的缘故。所以它在被鲨鱼吞到肚子里以前，就已经在海里漂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你的分析，我完全同意，”少校接嘴说，“这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就表明它已经漂流了很久很久了。”

“那么，那么，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急切地问。

“不要着急，我亲爱的海伦，先得等一等，要有点耐心。除非我判断错了，要不然，关于我们所提的问题，这个瓶子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答案的。”哥利纳帆爵士一面说，一边将瓶口的坚硬物质刮掉。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腐蚀得很厉害，有点不成样子了。

“太可惜了！即使瓶子里藏着信函，字迹也一定模糊难辨了。”爵士说。“很有可能。”少校附和着。

“不过，我倒也认为，”爵士又说，“如果瓶口塞得不紧，瓶子一丢到海里不久就会沉下去，幸好鲨鱼把它吞进肚子里去，带到了‘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门格尔回答，“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大海里捞起来的，知道捞获的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将气流和海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线了。现在它是由这种习惯逆风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了。”“好了，让我们打开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

这时候，他小心谨慎地拔出了瓶塞，一股海腥味立刻在舰楼里弥漫开来。

“是什么啊？”海伦夫人急迫地问。

“呵呵！我没有猜错！里面有一封信件！”爵士说。

“信件！信件！”海伦夫人惊呼道。

爵士回答说：“不过，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信都粘到瓶壁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那就把瓶子砸碎。”少校说。

“不，我不想把瓶子打碎。”爵士说。

“那自然最好了。”少校随即转变了态度。

“不打碎瓶子当然好，”海伦夫人说，“不过，瓶子里面的信要比瓶子本身更加重要，怎么办呢？”

“阁下只要将瓶颈敲掉，就可以把信完完整整地取出来了。”约翰·门格尔提议道。

“说得对！就这样办，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大声说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尽管爵士舍不得，也只好把那只宝贵的瓶子的瓶颈敲掉。现在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般，必须用榔头来敲。没过多久，瓶口就被敲碎了，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马上看见了几块粘在一起的纸。爵士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瓶中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平摊在桌上。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身边，紧张地盯着他的手。

由于海水的侵蚀，这些纸片已经残缺不全，只能辨清一些单个的字词，连不成句，拼不成行。爵士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分钟，颠过来倒过去地看，对着阳光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没有放过字的任何一个笔画。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焦急

的朋友们说：“这是三封不同的信件，很可能是一封信的三张信纸，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封用英文，一封用法文，还有一封用德文。从没被侵蚀掉的那些字迹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海伦夫人问。

“这我难以说清，我亲爱的海伦，信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封信上的内容能互相补充吧？”少校说。

“应该可以，”船长回答，“因为海水绝不可能把三封信上同一行上的字一个个都侵蚀掉，我们把这些残缺的文字拼凑全了，总可以看懂个大概的。”

“好的，就这么办，”爵士说，“先看这英文的。”

62	Bir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看不出来什么啊。”少校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这些字总是英文呀。”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登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词还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明显就是skipper（船长），这里说的是一位名叫Gr……（格……）什么的，可能就是一个船长，我认为应该是遇难的船长的名字。”

“另外，monit和ssistance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清楚。monit应该是monition（信），ssistance则是a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说道。“这样一说，至少我们还是明白了一点儿。”海伦夫人说。

“很可惜，”少校说，“有的地方整行的字都没有了，我们无法知道失事船的名称和失事地点，该怎么办呢？”“总会找到线索的。”爵士说。

“这是当然的，”总是附和和大家意见的少校应答道，“嗯，但是怎么去找呢？”“我们把三封信相互补充着来看，那样就会找到了。”

哥利纳帆说。

“对！我们就这样来找！”海伦夫人又叫起来。然而，和第一封信相比，第二封信损毁得更严重，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连的字：

7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看了一眼说道。“门格尔，你懂德文吗？”爵士问道。“懂点儿，爵士。”“很好，你告诉我们一下，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地看了看那张信纸，然后才说：“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 就是6月7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信中的62拼凑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年6月7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太好了！”海伦夫人叫道，“接下来呢？”

“在同一行上，还有一个Glas，把第一个文件上的gow和它凑起来，就是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很明显这是一条停泊在格拉斯哥港的船。”

“我也这么认为。”少校赞同道。

“信的第二行全被侵蚀掉了，”门格尔又说，“但在第三行上，有两个重要的字：zwei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应该是matrosen，它的意思是‘水手’。”

“也就是说，”海伦夫人说，“有一名船长和两名水手遇难了？”

“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但是有个问题，爵士，我不知道graus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船长接着说，“也许第三封信可以使我们看到。至于最后两个词，bringt、ihnen的意思应该是‘希望给予’。我们把第一封信中的‘援救’接上去，就是‘希望给予救援’。”

“希望给予救援！”爵士说，“但是他们在哪儿呢？对于失事地点，我们几乎还没有一点儿线索！”

“但愿法文信能把它说得更明白些。”海伦夫人说。

“大家都懂法文，一起看吧，这样应该容易些。”爵士说。第三封信这样写着：

troi	ats	f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rntin	pr	cruel	indi
	jete		ongit
et37°11'		lat	

“这里有数字，”海伦夫人叫道，“你们看！”

“我们还是从头看吧，”哥利纳帆爵士说，“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分别提出来。我看出前几个字是‘三桅船’，把英文法文两封信凑起来，完整的船名应该是‘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gonie和austral，应该是‘南半球’。”

“这些启示非常宝贵，”门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还是不太清楚。”少校回答。

爵士说：“再看下去吧，abor这个字应该是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了。corntin是不是大陆呢？这cruel是什么意思？”

“cruel正好就是德文中的grausam这个词啊！也就是‘野蛮’的意思！”

“接着看下去！”爵士说。他看到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这自然也提高了他的兴趣。“indi是不是就是inde‘印度’这个字呢？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至于ongit这个字，应该就是‘经度’，下面说纬度是37°11’，太好了！我们有了正确的提示了！”“但经度我们还是不清楚呀！”少校说。

“不能要求得太完美呀，亲爱的少校！”爵士回答说，“有正确的纬度已经很好了。而且这张法文信是三封信中最完整的一封。准确地说这三封信很明显是彼此的译文，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相同的。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三张信合并成一张，用一种语言翻译出来，再将它们最合理、最明了、最有可能的意思研究出来。”

“你是拿法文、英文，还是德文来译呢？”少校问道。

“拿法文译，信息保存最完好的就是法文了。”

“您说得很正确，我们大家都懂法文。”门格尔说。

“现在，我把这封信写出来，把这些残字断句拼凑起来，字句之间的空白仍然保留，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充完整，然后我们再做比较、判断。”随后，爵士即刻拿起一支笔，时间不长，他就把一张纸递给大家，纸上这样写着：

7 juin 1862 trois-mats Britannia Glasgow

1862年6月7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格拉斯哥

sombre gone austral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terre deux matelots

上陆 两名水手

capitaine Grabor

船长 格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第

jet ce document de longitude

抛 此 信 经度

et 37°11' de latitude portez-leur secours

37°11' 纬度 乞予 援救

perdu

必死

就在此时，一名水手来报告船长说：“‘邓肯号’已经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指示。

“您的意思……”门格尔转过身来问哥利纳帆爵士。

“尽快先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到伦敦把这信送给海军部。”

船长立刻下达了命令，那水手把这命令传达给了大副。“现在，朋友们，”爵士说，“我们继续研究。这条大船失事的线索已经被我们找到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看我们的分析是否准确了。所以，对于这个谜，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解开。”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海伦夫人说。

“首先，”爵士接着说，“我们要把这信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部



分来处理：一、已经知道的；二、可以猜到的；三、未知的。已经知道了什么呢？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在纬度 $37^{\circ}11'$ 的地方船长和两名水手将这封信丢下海求救。”“嗯，对。”少校说。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够猜到什么呢？我想那只船是在南半球的海面上失事的，只是这 gonie 是个地名呢还是一个地名的一部分呢？”

“是 patagonie（巴塔戈尼亚）呀！”海伦夫人叫道。

“那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吧。”

“但巴塔戈尼亚是否在南纬 $37^{\circ}$ 线上呢？”少校问。

“要证明这个没有困难。”门格尔说着将南美地图打开，“正是这样！南纬 $37^{\circ}$ 线正好穿过巴塔戈尼亚。南纬 $37^{\circ}$ 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然后沿巴塔戈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很好！继续分析。abor 就是 aborder（到达）。而那船长和两个水手又到达什么地方了呢？contin 就是 continent（大陆）。请大家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怎么样了呢？这里有个像神签一般的字，pr，说明了他们的命运。这个字说明这几个不幸者是被俘（pris）了，抑或是成为了俘虏（prisonniers）。但是被谁俘虏去了呢？应该是被野蛮的印第安人（cruel indiens）俘虏去了。我这样解释的话，你们信服吗？空白里的字不是就一个个自动地跳出来了吗？你们不觉得信的意思很明显了吗？你们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爵士的语气非常肯定，目光里充满自信。大家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起说：“没错，就是这样的！”

爵士稍微停了停，又说：“朋友们，所有的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我还认为事情就出在巴塔戈尼亚海岸附近。现在，我马上叫人在格拉斯哥港打听一下‘不列颠尼亚号’当初开出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否有可能被迫驶到巴塔戈尼亚一带的海面。”

“啊？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到如此远的地方打听这件事，我这里有全部商船日报，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船长说。

“赶紧拿出来查一查，快查查！”海伦夫人说。

门格尔拿出一大捆1862年的报纸，开始快速地翻了起来。他找的时间并不长，没多久他就用满意的声调说：“秘鲁！1862年5月